

幻兽姬3

黑魂巨塔之谜



彭扬
著

重塑《山海经》神话魔幻世界

黑魂巨塔 熔浆棋局 星辰之锤 幻兽密钥

紧握两个世界的命运，用尽全力守护心中所爱，点燃心灵专属的超级能力，

你就是英雄！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幻兽姬3

黑魂塔之谜

彭扬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兽姬. 黑魂塔之谜 / 彭扬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77-1119-4

I. ①幻… II. ①彭…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364 号



作者	彭扬
绘画	丁志杰
责任编辑	宛振文
项目编辑	李想 刘宇
美术编辑	刘璐
装帧设计	沈秋阳
内文设计	刘杨 徐珊

出版社	同心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编	100005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1.5
字数	95千字
定价	18.80元



Ma Lu

目录

第一章	百兽奔行	01
第二章	熔浆棋局	12
第三章	另一个牡丹	24
第四章	星辰之锤	36
第五章	没有入口的塔	47
第六章	通天草	60
第七章	雷霆决斗	72
第八章	巫师族的宝物	84
第九章	心想事成	96
第十章	幻兽之钥	107
第十一章	信生丸的陷阱	120
第十二章	魂墙	132
第十三章	黑巫师与记忆之笛	143
第十四章	巨兽诞生	154
第十五章	兰芝的心	166

百兽奔行

蔚蓝的天色映衬着流水般淡红的朝霞，瀛海群岛的白浪屿迎来了一年里的渔季。盛夏时节，水域里海鱼肥美，风平浪静，对渔民们来说是绝佳的捕捞之机。每当微风将海上的浮标吹得转动不停时，岛屿边缘的一个个小渔村就沸腾起来了。数不清的船只浩浩荡荡地驶入大海，俨然一片喧嚣热闹的水上市集。

但芦苇村的青年阿凌决定另辟蹊径。他掉转船头，往东南方向驶去，那里礁石林立，渔民稀少，常常有船只触礁沉没，是渔人避之不及的险区。黯淡的海水拍打着黑色的海岩，阿凌的船却像一阵自由的风，灵巧地穿梭在狭窄的水道中。

阿凌的船技在白浪屿数一数二。他吹着口哨紧盯前方，一盏茶的功夫，便穿过礁石区，来到了一片更广阔的洋面上。温柔的海风吹动着他齐肩的黑发，天海相接处的游云让他心旷神怡，而更让他惊喜的是，无数的鱼儿像是五颜六色的宝石，正在渔船的周围游弋。

正当阿凌准备撒开渔网，捞起这些“会游泳的金币”时，一片色彩绚丽的背鳍突然露出海面，平缓地向着岛屿的方向划去。

“这是什么鱼？”阿凌睁大眼睛，觉得自己简直中了头彩，“如果把这条怪鱼捞回去，说不定能卖个天价呢！”

他收起渔网望望四周，海面空无人影，就像一幅静态的柔光画卷。

阿凌舔了舔嘴唇，拿出一支机簧鱼枪，眯起一只眼睛瞄准了那片罕见的背鳍。

“嗖”的一声，尾部带着长绳的鱼枪急速飞出，金属枪头不偏不倚地射中了目标。

“好极了！”阿凌吹了声胜利的口哨，拽着绳子把鱼枪猛地往回拉，“看你还往哪儿跑，乖乖上来吧！”

阿凌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拼命往船上拉，可是半点儿也没拉动，仿佛他拉的是一座千仞高山。那片背鳍非但纹丝没动，反而将阿凌的船拽了过去。

背鳍缓缓地耸了起来。它的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一个庞然大物跟着探出水面。阿凌吓呆了，抓着绳索的手僵在半空中，双腿直打哆嗦。

“哎哟——好疼！”绳子猛地向外一抽，阿凌的手被勒出了血痕，不由得松开了。就像松开被拉直了的弹簧一样，鱼枪“啪嗒”一下，飞进了深海里。

环绕渔船游动的鱼群此刻已经毫无踪影，代替它们的是一只布满尖刺的海参状怪物，它低沉地咆哮着，摇晃着硕大如山的黑色躯体，慢慢

地向着岸边游去。

那只彩色的“背鳍”原来只是海兽头顶竖起的一片三角形鳞片。

然而，阿凌还没把倒吸的一口气吐出来，又有三四头巨型海兽从海面冒出，如同几座突现的岛屿，拖着沉重的身体，从他的渔船左右游向岸边。他的小船仿佛一片树叶，在巨兽的黑影下显得孤立而单薄。

海兽身上的海水“哗啦啦”地落到了阿凌的甲板上，仿佛一场倾盆大雨。阿凌浑身都被带着腥臭的液体淋湿了，丢了魂一般瘫坐在船尾，望着巨兽离去的方向。

在离岸不远处的山林里，似乎有一片黑色的魔影在呼唤着它们。

当那片魔影映入巨兽的瞳孔时，它浑身泛起了黑钻般的浮光，张开尖齿密布的嘴巴，发出了让大海都战栗的恐怖吼声。

白浪屿的山岭间，回荡着海兽的嚎叫。一列由巫师族的战士组成的队伍，正在陡峭的岩壁间攀行。逼仄狭长的山路两旁长满了带刺的荆条，他们每向前一步，脚边都有沙沙作响的碎石滚落山谷。由于此地险象环生，巫师族的人绝不轻易踏足。

带队的是大巫师阴阳司。他八只手中的两只放在胸前，拄着木杖，其余的都紧紧地攀着山石。海兽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他抬头望见远方一片硕大的黑影，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巫师大人，情况不妙呀，越来越多的幻兽往那个方向聚集起来了。”身着红色布衣、盘着长发的少女巫师走在阴阳司的身后说，“这样的事情，已经连续发生好几天了。”

阴阳司没有回头，但脸上愁云密布。他用苍劲深沉的声音回应道：“所以，我们必须得在七天之内赶到那里。七天后便是‘还魂日’的最后一天。现在那只恶魔还没有张开眼睛，只要我们能在最后一天前将他的老巢摧毁，巫师族和先人族就能躲过这一劫。”

“大人说的是传说中的黑巫师穆寒枝吧！”一个高大魁梧、满头绿发的青年巫师晃了晃挂满全身的锋利武器，略带嘲讽地说，“听说他七百年前就被消灭了肉身，魂魄被封印至今。现在只不过是一介鬼魂，对我们这群巫师族最强悍的战士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

他的话音刚落，行走中的阴阳司就停下了脚步。

“千万不要低估鬼魂的力量。”阴阳司回过头，用一只长长的胳膊拍了拍青年巫师的肩膀，纠正他的观点说，“穆寒枝的力量远远超过你我的想象。尽管他已经成了幽魂，且被封印，但是你看——”

阴阳司将长袖一挥，指向辽阔的海面。沿岸的海域中，几十只大小不等的幻兽正列队而行。

“他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让黑魂塔崩解坍塌。”大巫师说着，额头的皱纹更深了，“大约一年半以前，幻兽突降山海国界，这让他黑暗中看到了希望。我能感到他复仇的野心正在蠢蠢欲动。”

“复仇？”绿发的青年巫师顿时感到脊椎发凉。

“这是我的猜测。”阴阳司目露忧色说，“但是我想，他聚集如此之多的幻兽，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小心，大家快趴下！”

红衣少女灵巧地飞身一跃，将绿发巫师和其他几个伙伴扑倒在地。

一只长着龙头的巨鸟擦着大家头顶飞过。它眼神中泛着黑光，扑扇着天鹅一样的白色翅膀，朝山岭深处飞去。它的尾巴像锋利的冰条，把碰到的几块山石都削成了碎片。

巫师族的战士们刚要起身，又有三只幻兽展翅朝他们俯冲过来。

“放马过来吧！兄弟们，让它们瞧瞧咱们巫师战士的厉害！”绿发巫师拍拍身上的尘土，双手在胸前张开，凝气形成一个翠绿的光团，准备投向空中的巨兽。

“别冲动——”阴阳司轻轻将一只手放在他的后背上，那个绿色的

光团顿时消失了，“这些幻兽并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绿发巫师一脸疑惑地看着阴阳司，又看了看飞向他们的幻兽。这些长相怪异的飞兽像是根本就看不到山路上的巫师，径直朝远处发出黑色光柱的方向飞去。

“孩子们，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说着，阴阳司挥挥手继续走。他拄着木杖带队前行，几乎是小跑着带大家穿越险峻的山道。

正午时分，巫师族的战士们来到了光耀岭。这是一片龟裂焦黑的乱石之地，方圆数里寸草不生，只有高耸的山石投下鬼魅般的阴影。七百年前，那场震惊世人的旷日之战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正义和邪恶的势力激烈交锋，如今留下的却只剩满目疮痍。当众人爬到山头，一座高不见顶的黑塔赫然出现在众人身前。

黑塔大得不可思议，周身镶满黑色的闪亮石砖，若是远远看去，就像一条闪烁的光带，阴阳司的身躯与黑塔比起来，小得简直就像一粒芝麻。更奇妙的是，塔身的石砖时刻都在变动着位置，宛如一副巨大的拼图，似乎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某种暗码。这座塔看似密不透风，没有门，也没有窗，但又令人有种随时都会被恐怖的黑暗所吞噬的幻觉。

“巫师大人，那些幻兽……”一位少年巫师指着前方爬向黑塔的来自海中的幻兽说，“它们……它们被塔给吸引过去了。”

其他的巫师抬眼望去——尽管黑塔没有门，但远道而来的幻兽在接近黑塔时，突然变成了透明的样子，倏然隐没在塔的黑光里。仿佛尘埃漫天的空气中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将它们一一牵了进去。

“这就是黑魂塔的可怕之处。”阴阳司的木杖重重地插入碎石中。他沉稳地站在黑塔之下，闭目感受着黑暗散发出的邪气，说道：“穆寒枝的魂魄与塔砖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吸引幻兽的黑暗咒语涂满塔身，令这

座塔就像一座灯塔，源源不断地引诱着附近的幻兽。他的能量越大，他吸引幻兽的范围也就会越广。”

“大人的意思是，如果现在不将黑魂塔彻底摧毁，那么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幻兽被这座鬼塔吸进去？”红衣少女巫师上前问道。

阴阳司沉重地点点头，仰头望着塔顶的方向。

“近日诸岛幻兽频现，离奇奔行，原来是这黑塔搞的鬼。”绿发青年巫师与阴阳司并肩而立，说，“红莲，只要现在摧毁这塔，你说的情况应该就不会发生了。你看，巫师大人早就有先见之明。不过，我们为什么要在还魂日前就来这儿呢？”

“因为，在为期七天的首轮还魂日里，穆寒枝的魂之力将会实体化。他会将这些天积攒的强劲的幻兽力量从塔内推向塔外。”阴阳司转头看着他说。

红莲走到绿发巫师的另一边，补充道：“那之后，这座黑魂塔就会像一个包着钢筋铁甲的果实。无论你怎么敲，果皮都不会破。”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动手吧。”绿发巫师建议道。

阴阳司将棕色的长袍脱下，交给红莲，露出里面灰白的麻布长衣。他将胸前挂着一个银色罗盘放在一只手的手心里，用另一只手覆盖其上，其余的六只手像摇铃般晃动起来。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微微张开的嘴唇中传出了两个字：“布阵！”

绿发巫师跟身后的同伴们交换了一下目光，纷纷跳上半空。他们脚下像是踩着风火轮，密集地悬浮在黑塔的周围。每个人的嘴中都念着咒语。念咒语的声音如同寺院群僧念诵经文一样，响彻山林。

阴阳司闭上双目，将合起的手打开，口中念动着一长串古怪的咒词。忽然，银色罗盘发出了一道冲天的光柱，将山顶上方的阴霾一扫而空。这道银色的光柱像是一条长龙，绕着黑塔旋转起来。其他巫师战士的胸前也都发出了各种颜色的光段。彩色光段与银光聚合着，交融着，将银

色光柱染得姹紫嫣红。

红莲拿着阴阳司的长袍退到了一块巨石后。她从巨石后露出半张脸，目光里闪动着不可捉摸的神色，那是一种冷峻和晦暗的色调。她轻轻昂起头，把手中的长袍从中间撕成了两半，狠狠地摔在脚下的石堆里。带着一丝诡谲的笑意，她隐没在山石的黑影中。

在炽烈强光的包裹中，黑魂塔震颤着。

沉钟般的咒语声中，壁砖不断地脱落着碎片。黑塔似乎正从内部瓦解，塔中回荡着石块刺耳的碰撞声，如同一只万箭穿身的怪兽临死前悲怆的嘶鸣。

塔身石片脱落之际，山林中忽然起了一阵浊风。风中夹杂着密密麻麻的某种东西，像是一束红色的电流。挟着红光的飓风席卷着碎石，又向银色的光柱扑去。两道光里一层、外一层，整座山岭仿佛一场奇特绚烂的烟火表演，看起来煞是壮观。

刹那间，溢满红色电光的飓风像数不清的蝴蝶一般四散开来。一只只鲜红的电鸟扑向悬在空中的巫师们，用针一般的利喙刺蜇他们的后颈和手臂。

念动咒语的巫师战士都将灵力并入了阴阳司的巨型光柱，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毫无招架之力。没过多久，他们似乎中了毒，脸色变得黑紫，身体染满了暗淡的红光，口鼻处还冒着烟，像是被火焰烧焦的飞虫一样，纷纷坠入破碎的山石中。

阴阳司也遭到了电鸟的袭击。

他跪倒在地上，用意念和灵力控制着血脉，不让毒素蔓延全身。他用木杖支撑着受伤的身体，张开一个深蓝色光罩将自己保护在里面。红鸟成群地冲撞过去，却一只只地被弹开了。

“一把老骨头，没想到还挺能扛的嘛！”

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少女巫师红莲出现在阴阳司面前。红色的电鸟“哗哗”地振翅降落在她的头上、肩上和手上。她的脸色阴沉泛白，看上去像一具长着百只鸟头的僵尸。

“红莲？”阴阳司乏力的眼皮震惊地弹了起来，他握着木杖的手微微抖了几下，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红莲轻抬手臂，停落其上的电鸟一只只飞起来。她像一条吐信的毒蛇，扭动着腰肢走向光罩中的阴阳司：“红厥鸟是剧毒的幻兽，对擅长法术的巫师尤甚，所以被巫师族的人称作‘红克星’。绝大多数的巫师只要被它刺到，就会暂时丧失巫力，毒素会在他们恢复力量之前蔓延至全身。看看你的周围，这些都是我可爱小鸟的杰作。”

“我再问你一遍……”阴阳司脸若青石，吃力地喘息着，运气抵挡着蔓延的毒素，咬牙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红莲蹲下身，歪头看着阴阳司，就像是看着一朵即将枯萎的小花，眼神里充满了怜悯。她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上面的指甲忽然变得又黑又长。与此同时，她的半张脸也现出了黑色的纹路，如同一块带蕾丝的黑纱嵌在面部皮肤里。

血色浓雾从她伸出的指尖流出，弥漫成一只骷髅头的形状，张开巨口将阴阳司的光罩咬了个粉碎。

被冲击力弹到乱石堆中的大巫师颤巍巍地坐起身，发现手中的银色罗盘和有魔力的木杖都被三五成群的红厥鸟叼走了。他满面尘灰，衣衫褴褛地站了起来。

转瞬之间，一条磐石般坚硬的锁链破土而出，将阴阳司的手脚粗暴地捆了起来。红莲把玩着充满巫力的罗盘和木杖，缓慢走到这位落魄的阶下囚前。

“巫师大人，这个称呼我叫了你十四年。但每一天，我都在期待着

今天的场面。”红莲黑白各半的脸上眼球凸起，直勾勾地望着阴阳司。

“啊，这个模样——”阴阳司恍然大悟，“你也是黑暗巫师，而且还是穆寒枝的信徒！”

“没有想到吧？”红莲似乎对自己的精妙伪装非常得意，话音之中还夹杂着笑意，“在你眼中，我大概只是一个失去家人的幻灵族孤女。你惊叹于我在巫法上的天分，又同时拥有本族控制幻兽的灵力，所以对我大加培养，希望我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巫女。我不得不说，你真是异想天开的老头，强大的黑暗之种怎么可能长出你们这种自诩光明的杂草呢？”

阴阳司虽然手脚被缚，脸上仍然散发着浩然正气。他并没有慌乱，而是从容镇定地望着红莲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红莲。你知道吗？你现在正在做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错误？”红莲斜眼瞥了瞥阴阳司，又低头凝视着自己伸着黑色长指甲的手指说，“我的家族世代追随着黑巫师之王穆寒枝。他将用之不竭的黑暗巫力赋予我们。七百年前，你率领巫师战士将他囚禁在黑魂塔里，他被迫将自己的黑暗巫力打碎，散射到山海国界各处。虽然大部分都被摧毁，但还是有一小部分被我们接收和继承了。为此，几百年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的意识，听从他的召唤。”

“我终于明白了，黑魂塔为何能在几日之内迅速壮大，吸食无数幻兽，是因为你们这些邪恶的黑暗外力在推波助澜。”阴阳司冷峻地看着红莲。

“你要明白的事还不止于此。”红莲邪笑道，“不过放心，我毕竟受过你的知遇之恩，不会让你强大的千年巫力白白浪费。我会先给你解毒，再为你找一个最完美的墓穴。”

“什么？”阴阳司睁大了眼睛。

红莲抬起双手，舞动十根手指，像拨弄着看不见的琴弦。阵阵浓稠

黑烟从她的指尖冒出，弥漫在阴阳司的眼前。很快，他便失去了意识。

当阴阳司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禁锢着，手臂被锁链拉向两侧，脚踝也套着镣铐。他四下望去，看到自己身处一个环形祭坛中央的高堡之上。他的上方，是不见穹顶的黑暗。一些发出幽蓝微光的石头悬浮在空中，像鬼火一样转着圈。在微光的照耀下，能看见无尽的黑色巨石不断地移动着位置，就像一幅巨大的拼图。

阴阳司闭目静神，想用血脉深处的巫魂之力冲破束缚，逃出这邪气四溢的囚牢。但无论他怎么努力，巫力都不能随意使用。不但如此，他还感到每一秒钟，体内的力量都在顺着石链向外流。他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

“我相信你一定是穆寒枝大人苏醒时最好的祭品。”这时，红莲从高处跳下，站在阴阳司的身边，拍拍双手说，“别挣扎了。你的力量将全部被穆寒枝大人吸收掉，你应该觉得无上光荣才是。”

“我这是在哪里？”阴阳司厉声问道。

“还能在哪儿？”红莲撇着嘴说，“在黑魂塔里呀！”

阴阳司感觉到，黑暗中的某处有一股异常邪恶的气息环绕在他的身畔。这正是七百年前让整个瀛海群岛闻风丧胆的黑巫师之王穆寒枝的气息。他又望向自己的手臂，一股股能量流正在脱离他的身体。泛着微光的能量流缠绕在锁链上，源源不断地输往黑塔深处。

“等到你的能量耗尽，成了一个空壳，我们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你这位巫师族的领袖、万人敬仰的巫师长老的灵魂囚禁起来。”红莲兴奋得两眼充溢着血丝说道，“而穆寒枝大人神圣的魂体，也需要一个容器。你的躯壳虽然老点，但也勉强算得上高贵，跟他的身份相称。你说是不是？”

阴阳司沉默不语。他连正眼都没看红莲一下，只是将头高高昂起，

缓慢地转向一旁，轻轻地闭上了双眼。

“倔强在这儿可没有用哦！”红莲发出一连串尖利的笑声，转身离开了。

等到再也听不见红莲的脚步声，阴阳司重又睁开眼睛。他深吸一口气，将尚能控制的微弱巫力全部集中到心脏上。他的心脏加快了跳动，没过一会儿，胸口便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光团。

他凝望着前方深邃的黑暗，口中轻念着：“幻兽姬，守经人，现在只能靠你们了。”

随后，白色的光团游动着浮至阴阳司的眼前，在昏暗中摇曳了几下，消失了。

熔浆棋局

黑暗中，一只烈焰形成的巨手挥扫着先人族的城邦。城外的千亩农田被滔天的火海焚烧，城内的上万间房屋被浓烟中的怪影践踏着。星河站在城池中心，看着一幅幅无比凄惨的画面——痛失亲人的哭嚎、焦头烂额的逃亡和化为瓦砾的街道。他抬起头，雪片般纷飞的灰烬夹杂着火星，纷纷扬扬地从头顶落下。他竭力想看清这个正在摧毁一切的庞然大物，可眼睛上总像是覆盖了一片水一样的膜，让影像变得虚幻缥缈。

巨影移动着，带来的灾祸越发深重。

星河看到那只燃烧的手掌如同一张天罗地网，在他的上方幽幽地张

开。他还看到一个惊泣的幼童被燃烧的石块压在下面，而他的父母早被从天而降的炽热火焰吞没了。几乎想都没想，他跑过去把石块搬开，将幼童拉了出来。

但与此同时，那只巨手却轰然压下。强大的气流让地面的烟尘汹涌地飞舞起来，星河用手遮住头部，将身子挡在幼童前面。

啪——

手掌压碎了地面的一切，震天的响声随之传来……

星河就在阴冷的梦魇中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他浑身冒着冷汗，白色的背心全被浸湿了。他微微喘着粗气，惊魂未定地紧紧抓着棉被。女神赠予的神秘之蛋纹丝不动地躺在床头的木柜上，窗外已经有丝丝缕缕的日光透过帘子静静地照射在地面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条挂着彩色石粒的手链。石粒五彩缤纷，形状也大小各异。这是上周的返家日中，他专门去关京市最受小学女生欢迎的礼品店为兰芝挑选的。与母亲芳华的别离常常让兰芝陷入无可言状的忧伤之中。星河每次见到她这样，都希望能想办法让她开心一点。

然而，在这个星期里，他几次想要把手链交给兰芝，可心里的退堂鼓总是不停敲响：嘿，傻小子，兰芝才不会喜欢这个破烂玩意儿呢！她会笑话你是个白痴的，等着瞧吧。

因为这个原因，星河迟迟没能把手链送出去。

但在这个被噩梦惊醒的早晨，这条手链却给了他难以言喻的温暖。

自从来到山海国界，他和伙伴们经历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他的心底总有一种坚定的声音反复告诉自己，这个激荡的世界需要他们。让破印而出的幻兽回归经卷，让支离破碎的国土重回和平，正是他们的使命。